難經正義

難經正義卷之四

春秋齊勃海扁鵲秦越人　著
明會稽庠生玄臺馬　蒔註證
上海文元水玄戴士琳叅閱
雲間醫官鶴琴高　科批評
門人儒醫春塘張　通校正

二十八難曰。其奇經八脉者。既不拘於十二經。皆何起何繼也。王三腸云繼王叔和脉經作繫

此一節。問奇經八脉之運行。必有所起所止也。起者脉始發之處也。繼者。脉續之以行。而有所止之謂也。言奇

經八脈既非十二經之所能拘矣其運行必有所始而亦必有所繼庶幾相續以行而至於有所止也

然督脈者起於下極之俞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屬於腦

此一節言督脈之所起所繼也督之爲言都也爲陽脈之海所以都綱乎陽脈也言督脈起於下極之俞即兩陰之間會陰處兩筋間爲篡篡內深處爲下極督脈之所始也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腦上巔循額至鼻柱而終焉

証考證本節之離出自素問骨空論 岐伯曰督脈者起於小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繫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絡循陰器合篡間繞篡後別繞臀至少陰與巨陽中絡者

合少陰。上股内後廉。貫脊屬腎。與太陽起於目内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内。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其男子循莖下至簒。與女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貫齊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環脣。上繫兩目之下中央。按下極之俞。即任脉經之穴也。其名曰會陰。併兩陰間。任督衝三脉所起。督由會陰而行背。任由會陰而行腹。衝由氣衝行足少陰。蓋一源而分三岐也。張世賢註下極之俞爲長强穴者非。又按素問。督脉入腦上巔。循額至鼻柱。何越人以爲入腦而止。蓋越人之所言者大畧耳。當以素問爲詳。

任脉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至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

此一節言任脉之所起所繼也。任之爲言妊也。爲婦人

生養之本。陰脉之海也。言此脉起於中極之下。即下極之俞。雖有曲骨穴。還始於會陰穴也。任脉由此而行於腹。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喉嚨而終焉。

正考論

本節之辭。出自素問骨空論。岐伯曰。任脉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上頤循面入目。按關元穴臍下三寸。中極穴臍下四寸。曲骨穴中極下一寸。會陰在兩陰之間。張世賢滑伯仁因中極之下。即註云始於曲骨穴。若非也。謂任脉由會陰而始。焉得謂始於曲骨。其亦疑於中極之下。遂如此云。然則會陰之間。又非中極之下。即下極之俞乎。

衝脉者。起於氣衝。並足陽明之經。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也。

此一節言衝脉之所起所繼也。言衝脉者始於足陽明胃經氣衝穴。並足陽明之經夾臍上行。至胷中而散焉。

正考證 本節之辭出自素問骨空論。岐伯曰。衝脉者起於氣衝。並少陰之經。俠臍上行。至胷中而散。按此難言並足陽明之經素問作並足少陰之經。蓋足少陰經其俞府容在璇璣旁二寸。氣衝穴係足陽明經。在會陰旁四寸。則腎經行於內而胃經行於外。各去二寸。寧非相並而行者乎。滑伯仁曰。當從素問者為是。又按張世賢熊宗立謂氣衝穴在小腹毛中兩旁各二寸者非。蓋臍旁二寸。即天樞下一寸。即外陵天樞下二寸。即大巨天樞下五寸。即水道天樞下七寸。即歸來共去中行二寸。其氣衝去中行四寸。在鼠鼷之上一寸。其鼠鼷即横骨盡處也。又張世賢註云。脉循足少陰腎經而行。故曰並足陽明經。殊不知氣衝乃足陽明經之穴。而何以並之。又何以曰循足少陰。其言皆起於越人之說也。豈知張世賢未甚明得經絡者。

[illegible]考證 女子有子無子。皆由衝任

二脈之有盛有衰。素問上古天真論。岐伯曰。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三七腎氣平均。故真牙生而長極。四七筋骨堅。髮長極。身體盛壯。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六七三陽脈衰於上。面皆焦。髮始白。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

靈樞五音五味篇。岐伯曰。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女子

附考證

衝脈爲十二經之海。靈樞逆順肥瘦篇。黃帝曰。少陰之脈獨下行。何也。岐伯曰。不然。夫衝脈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禀焉。其上者。出於頏顙。滲諸陽。灌諸精。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於氣街。循陰股

内廉入膕中伏行骭骨内下至内踝之後屬而別其下者並於少陰之經滲三陰其前者伏行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温肌肉故別絡結則跗上不動不動則厥厥則寒矣　素問痿論岐伯曰衝脉者經脉之海也主滲灌谿谷與陽明合於宗筋陰陽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爲之長皆屬於帶脉而絡於督脉故陽明虚則宗筋縱帶脉不引故足痿不用也　靈樞海論岐伯曰衝脉者爲十二經之海又曰血海有餘則常想其身大怫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狹然不知其所病按李瀕湖云血有血室凡身之有血室者乃血停止之所經脉留會之處

即衝脉是也。衝脉者。奇經八脉之一脉。起於臍下。出於氣街。並足陽明經。夾臍上行。至於胸中而散。爲十二脉經之海。衝爲血海。言諸經之血。朝會於此。男子運行之女子則上爲乳汁。下爲月水。正任脉通。衝脉盛。月事以時下者是也。陰靜海滿而去血。謂衝脉盛爲海盛滿也。即是觀之。衝是血室可知矣。傷寒之邪。婦人則隨經而入。男子則由陽明而傳。以衝之爲脉。與少陰之絡起於腎。女子感邪太陽。隨經便得而入。衝之經并足陽明。男子陽明內熱。方得而入也。衝之得熱。必血妄行。在男子則下血讝語。在婦人則月水適來。陽明病下血讝語。此爲熱入血室。此蓋言男子。不止謂婦人也。婦人傷寒經水適來與經水斷者。皆以經氣虛。宮室不閉。邪得乘虛而入。此熱入血室。乃婦人也。

帶脉者。起於季脇。廻身一周。

此一節。言帶脉之所起所繼也。帶之爲義。猶束帶也。言此脉起於季脇。即足厥陰肝經章門穴。繞身一周。是以

謂之帶耳。

附考證 按章門穴。係下脘旁九寸。鍼灸節要書。謂帶脈起於季脇下一寸八分。更詳之。按此難論八脈爲病。皆出於素問骨空論。然骨空論。止有任衝督三脈起止爲病。而其餘五脈。則未之見。至考氣府論氣穴論。止有陰陽蹻脈穴。陰陽蹻各一二語。痿論有帶脈。刺腰痛篇有陽維之脈。靈樞脈度篇。又有蹻脈起止等論。越人之言。其必有所本也。

陽蹻脈者。起於跟中。循外踝上行。入風池。跟音根 踝胡瓦切

此一節。言陽蹻脈之所起所繼也。蹻之爲言捷也。言此脈之行。猶如動足之行走而連捷也。跟。後踵也。踝。踝骨也。陽蹻者。起於足之外跟中。即足太陽之申脈穴。循外踝而上行。入足少陽膽經之風池穴焉。

陰蹻脈者。亦起於跟中。循內踝上行。至咽喉。交貫衝脈

此一節言陰蹻脈之所起所經也言陰蹻脈者起於足之內踝中即足少陰之照海穴也循內踝而上行至咽喉與衝脈之至胸中者而交貫焉按素問氣穴論岐伯有曰陰陽蹻四穴王冰註云陰蹻穴在足內踝之下是謂照海陰蹻所生陽蹻穴在足外踝之下是謂申脈陽蹻所生又按素問氣府論論脈氣所發云陰陽蹻各一王冰又註云陰蹻一謂交信穴陽蹻一謂附陽穴夫照海交信皆足少陰腎經穴申脈附陽皆足太陽膀胱經穴今王冰前後註有不同據後註有一之一字則是援引他說之意當以照海申脈之穴為的。

正誤證

蹻脈起止總見靈樞脈度篇。

黃帝曰。蹻脈安起安止何氣榮水。岐伯答曰。蹻脈者少陰之別。起於然骨之後。上內踝之上。直上循陰股入陰。上循胸裏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頄屬目內眥。合于太陽陽蹻而上行

氣幷相還則爲濡目氣不榮則目不合又黃帝曰蹻脈有陰陽何脈當其數歧伯答曰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當數者爲經其不當數者爲絡也

陽維陰維者維絡於身溢畜不能環流灌溉諸經者也故陽維起於諸陽會也陰維起於諸陰交也滑伯仁曰溢畜不能環流灌溉諸經者也十二字當在十二經亦不能拘之下恐今姑依正文解之

此一節言陽維陰維之維絡於身觀其所起而其所繼者在是矣維之爲言持也陽維陰維者所以維絡於一身之中爲陰陽之綱維也其爲脈也溢滿畜聚無周流一定之道路不比他經之能環流灌溉諸經者也凡諸

手足陽經相會之所。則此陽維者。遂起而維絡之矣。凡諸手足陰經所交之地。則此陰維者。遂起而維絡之矣。觀其所起。而其所維者。謂不在其中乎。按陽維所發別於金門。以陽交爲郄。與手足太陽及蹻脈會於臑俞。與手少陽會於天窌。及會肩井。與足少陽會於陽白上本神臨泣正營腦空。下至風池。與督會於風府瘂門。此陽維之起於諸陽會也。陰維之郄。曰築賓。與足太陰會於腹哀大横。又與足太陰厥陰。會於府舍期門。又與任脈會於天突廉泉。此陰維起於諸陰之交也。

比於聖人圖設溝渠。溝渠滿溢。流於深湖。故聖人不能拘通也。而人脈隆盛。入於八脈而不還周。故十二經亦不能拘之。其受邪氣。畜則腫熱。砭射之也。還音旋。砭悲廉切。愚按其受邪氣畜則腫熱砭射之也十二字。謝氏以爲本文上下。當有缺文。然脈經無此。疑衍文也。或云當在三十七難關格不得盡

其命而死矣之下。因邪在六府而言。今姑依正文釋之。

此一節。言八脈之所以不拘於十二經。而邪盛則當刺之也。言奇經八脈。其所起所繼。固如此也。然而不拘於十二經者。何哉。比如聖人圖設溝渠。所以通利水道也。自夫溝渠滿溢。則流入於深湖之中焉。故聖人不能必以溝渠而拘通之也。猶人之有脈。經脈絡脈皆已隆盛。始入於八脈之中。而不必還周於正經。故十二經亦不能拘制之也。其八脈受邪畜聚。則發而爲腫爲熱。遂當以砭石而射之焉。古人以石爲鍼曰砭。射之爲言刺也。

二十九難曰。奇經之爲病何如。然。陽維維於陽。陰維維於

陰。陰陽不能自相維。則悵然失志。溶溶不能自收持。陽維爲病苦寒熱。陰維爲病苦心痛。

此一節。論奇經之爲病。而首舉陽維陰維之病以見之也。前篇末言八脉受邪氣畜。則爲腫熱。當砭射之也。然八脉之爲病。不止於腫熱而已。故此篇問奇經之爲病者何如。然陽維起於諸陽之會。所以維持一身之陽也。陰維起於諸陰之交。所以維持一身之陰也。今陽維不能維持諸陽。陰維不能維持諸陰。而陰陽不能自相維。則氣血不貫。精神懈怠。而五志在人。悵悵然如有所失也。猶夫水之溶溶緩流。不能自有所收持者矣。將見陽

維主氣行乎外。今陽維受病。則氣不能衛其外。而有惡寒發熱之證焉。其病之在表而不在裏者如此。陰維主血行乎內。今陰維受病。則血不能營於心。而苦心痛焉。其病之在裏而不在表者又如此。

維脈證 按滑伯仁曰。陰不能維於陰。則悵然失志。蓋以志在內陰主之也。陽不能維於陽。則溶溶不能自收持。蓋以收持在外。陽主之也。又按王叔和脈經云。悵然者。其人驚。即維脈緩。緩則令身不能自收持。即失志善忘恍惚也。

陰蹻爲病。陽緩而陰急。

此一節。言陰蹻爲病。不在陽而在陰也。言陰蹻自內踝而上行。至咽喉。交貫衝脈。所散之地。凡所行者。皆陰分也。故陰蹻受病。則彼陽蹻經歷之處。無所與焉。其陽分

當緩而此陰分則急者矣病之不在陽而在陰者如此

[illegible] 按張世賢云緩急即虛實之義愚以爲病勢輕重脉氣虛實筋膜弛縮身體快痛冷熱皆可以緩急言也

陽蹻爲病陰緩而陽急

此一節言陽蹻爲病不在陰而在陽也言陽蹻者自外踝而上行入於風池凡所行者皆陽分也故陽蹻受病則彼陰蹻經歷之處無所與焉其陰分當緩而此陽分則急者矣病之不在陰而在陽者如此

衝之爲病逆氣而裏急

此一節言衝脉爲病不能行於上而必有所急於內也

言衝脉起於氣衝。並足少陰。夾臍上行。至胷中而散。然裏固其所行之脉路焉。今衝脉受病。故其氣逆而不能上。何以能至胷中而散也。氣聚腹中而不能散。何以免在裏之急也。其爲病之在裏者如此。

正考證 本節之辭出自素問骨空論。

岐伯曰。衝脉爲病。逆氣裏急。

督之爲病。脊強而厥。

此一節。言督脉之爲病在於脊也。言督脉起於下極之俞。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屬於腦。則脊固其所行之脉路焉。今督脉受病。則脊強而厥逆。乃其所必然者矣。厥之爲言逆也。病之在於脊者如此。

正考證 本節之辭出自素問

骨空論。岐伯曰。督脈爲病。脊強反折。又云。此生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爲衝疝。其女子不孕。癃痔遺溺嗌乾。

任之爲病。其內苦結。男子爲七疝。女子爲瘕聚。

此一節。言任脈之爲病在於內也。內之爲言腹也。言任脈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則腹固其所行之脈路焉。故任脈起會陰。行於腹。其內苦結聚而不散。乃其所以爲病耳。男子有結聚之苦。則當爲七疝焉。按七疝者。丹谿謂寒疝。水疝。筋疝。氣疝。狐疝。癩疝。血疝是也。又袖珍方七疝。則厥疝。癥疝。寒疝。氣疝。盤疝。附疝。狼疝是已。然丹谿七疝。似合經旨。素問四時刺逆從論。厥陰不足滑則病狐疝風。少陰不

足。滑則病肺風疝。太陰不足。滑則病脾風疝。陽明不足。滑則病心風疝。太陽不足。滑則病腎風疝。少陽不足。滑則病肝風疝。素問大奇論。腎脈大急沉。肝脈大急沉。皆為疝。心脈搏滑急為心疝。肺脈沉搏為肺疝。又云。三陰急為疝。素問脈要精微論。帝曰。診得心脈而急。此為何病。病形何如。岐伯曰。病名心疝。少腹當有形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心為牡藏。小腸為之使。故曰少腹當有形也。素問脈解篇。厥陰所謂㿗疝。婦人少腹腫者。厥陰者辰也。三月陽中之陰。邪在中。故曰㿗疝少腹腫也。素問至真要大論。陽明司天。下有丈夫㿗疝。陰陽別論。岐伯曰。三陽為病發寒熱。下為癰腫。及為痿厥腨痟。其傳為索澤。其傳為頹疝。素問五藏生成篇。青脈之至也。長而左右彈。有積氣在心下支胠。名曰肝痺。得之寒濕。與疝同法。腰痛足清頭脈緊。黃脈之至也。大而虛。有積氣在腹中。有厥氣。名曰厥疝。女子有結聚之苦。則當為瘕聚焉。按瘕名有八。戴瘕脂瘕青瘕黃瘕燥瘕血瘕狐瘕蛇瘕是也。素問大奇論。腎脈小急。肝脈小急。心脈小急不鼓。皆為瘕。腎肝并沉為石水。又云。三陽急為瘕。病之在於腹者如此。

本難六節出自素問骨空論。

岐伯曰。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按王叔和脈經註云。任脈起於胞門子戶。故其病結爲七疝瘕聚。

帶之爲病。腹滿。腰溶溶若坐水中。

此一節。言帶脈之爲病。在腹與腰也。言爲帶脈者。起於季脇。迴身一周。則在後爲腰。在前爲腹。乃其所行之脈路也。今帶脈受病。自爾少腹脹滿。腰覺溶溶無力。若坐水中者。矣病之在腹與腰者如此。

此奇經八脈之爲病也。

此一句。總結上文八脈之爲病。有如是也。滑伯仁云。此各以其經脈所過而言之。

三十難曰榮氣之行常與衛氣相隨不然經言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乃傳於五藏六府五藏六府皆受於氣其清者爲榮濁者爲衛榮行脉中衛行脉外榮周不息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之無端故知榮衛相隨也榮俱作營義見一難

此一篇言營氣之行與衛氣之行常相隨而無間也營者運也營氣者精氣之爲陰氣者也此氣隨宗氣以運行於經隧之中故靈樞營氣衛氣篇皆謂精氣之行於經隧者是也義見一難衛者護也衛氣者精氣之爲陽氣者也此氣目張則行於陽分而陽盡始入於陰分靈樞衛

氣篇所謂浮氣之不循經者是也（義見一難）惟衛氣之行不循於經隧而營氣之行必循於經隧必有疑夫營衛之不相隨者遂設爲此難而言營氣之行常與衛氣相隨否然經言人之大氣（又名宗氣）皆受之於穀氣者也蓋以穀入於胃其精微之氣即所謂大氣者始從中焦乃傳於手太陰肺（按靈樞營衛生會篇本是肺字難經則誤作五藏六府四字今當以肺字爲的蓋必始於肺而後能傳之於五藏六府也）而自此以傳於手陽明大腸足陽明胃足太陰脾手少陰心手太陽小腸足太陽膀胱足少陰腎手厥陰心包絡手少陽三焦足少陽膽足厥陰肝凡五藏六府皆已受此精微之氣也（按上文人受氣於穀言精微之氣受之於

穀則此皆受於氣之氣字。即上文之氣字。皆指精微之氣言。滑伯仁指爲穀氣之氣者非。但本難用皆受於三字。其口氣以爲穀氣。不若靈樞用皆以受三字。則口氣隨上文脈字來。而分明爲精微之氣矣。夫此大氣。固出於上焦。而其在中焦下焦者。皆此氣之所統。故上下升降之際。氣之淸者。則爲營。而氣之濁者。則爲衛焉。蓋營乃陰精之氣。體本濁而在下者也。然陰不生於陰而生於陽。正以中焦之氣。陽中有陰者。隨上焦之氣以降於下焦。而生此陰氣。故謂之淸者爲營也。所謂營氣出於中焦者是已。衛乃陽精之氣。體本淸而在上者也。然陽不生於陽而生於陰。正以下焦之氣。陰中有陽者。隨中焦之氣。以升於上焦。而生此陽氣。故謂之濁者

爲衛也所謂衛氣出於下焦者是已按清濁二字非指穀氣言李瑞范謂穀之清濁之氣隋莫任焉李東垣曰清者體之上也陽也火也離中之一陰降故午後一陰生卽心之生血也故曰清氣爲榮益天之清不降天之濁能降爲六陰驅而使之下也云清氣者總離之體言之濁者體之下也陰也水也坎中之一陽升故子後一陽生卽腎之生氣故曰濁氣爲衛益地之濁不升地之清能升爲六陽舉而使之上也云濁氣者總坎之體言之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清陽爲天濁陰爲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此之謂也夫觀東垣之言雖卽指血爲營氣爲衛爲未嘗而陰陽升降清濁之義則得其徇之古矣又按靈樞經水篇岐伯曰天爲陽地爲陰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則知腰以下爲地陰也而營氣觴陰乃中焦之氣降而生之故曰清者爲營而營氣出於中焦腰以上爲天陽也而衛氣觴陽乃下焦之氣升而生之故曰濁者爲衛而衛氣出於下焦也但此營氣者隨大氣以行於經隧之內非營在脉中而何衛氣者不隨大氣而行而自

行於各經分肉之間非衛在脉外而何按靈樞非是行字乃是在字況此二語分明指營衛之所在而言還以在字爲的至下文方有行字口氣玩下文營周不休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四句要知營周不休之營字正指營氣之營其下文衛氣行於陰二十五度行於陽二十五度分爲晝夜故氣至陽而起至陰而止五句方指衛氣言素本難即從如環無端截斷將下文衛氣行於陰二十五度五句不倫言之又以故知營衛相隨也一句總承據此一段以細詳之可見越人誤認營周不休之營爲營行之營而非營氣之營又以營氣衛氣同行經隧皆始于手太陰而復會於手太陰其病根正在於此故首篇將營衛生會篇與營俱行于陽二十五度行于陰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復會于手太陰矣數句內于營字下添一衛字者兩難病同也

其營氣之運行者周流而不休始於手太陰而復會於手太陰一晝一夜至五十度而復大會焉誠自陰經而行陽經如自手太陰而行手陽明之類自陽經而

行陰經。如自足陽明而行足太陰之類。陰陽相貫。如環之無端也。彼衛氣者。目張則氣上行於頭。自足太陽手太陽。足少陽手少陽。足陽明手陽明。行於陽者二十五度。而陽盡則陰受氣。自腎注心。注肺。注肝。注脾。行於陰者。亦二十五度。分爲晝夜。故氣自足太陽而起者。至足太陰而止也。乃始於足太陽。而復會於足太陽者矣。是以營在脉中。陰雖爲陽之宗。而其運行者。未嘗息也。衛在脉外。陽實爲陰之使。而其運行者。亦未嘗息也。陰出之陽。而陽入之陰。故知營衛之相隨。有如此耳。此處以經義斷之。着不得營衛相隨之句。今越人云然。愚姑依本文以釋之。若論大段的義。須至靈樞。至陰而止。方着得此句之意。

正誤

本難

自受氣于穀直至如環之無端出自靈樞營衛生會篇但將靈樞下文衛氣行於陰二十五度至至陰而止數語遺下則誤認營周不休之營字為營運之運而非營氣之營致疑衛氣與營氣皆會於手太陰寐昧衛氣不循經之義今特備析之以明岐伯本旨

營衛生會篇岐伯曰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以傳與肺（始於中焦而傳於五藏六府）五藏六府皆以受氣（皆以受此精微之氣）其清者為營濁者為衛（二句義見註中）營（營氣）在脈中衛（衛氣）在脈外營（營氣）周不休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以上四句言營）衛氣行於陰二十五度行於陽二十五度分為晝夜故氣（衛氣）至陽（足太陽膀胱）而起至陰（足太陰脾）而止（已上五句言衛）故曰日中而陽隴為重陽夜半而陰隴為重陰故太陰（手太陰肺）主內（主宗營言）太陽（足太陽膀胱）主外（主衛言）各行

二十五度分爲晝夜。言營衛各行於晝者二十五度其行於夜者亦二十五度已上六句總營衛言。夜半爲陰隴夜半後而爲陰衰平旦陰盡而陽受氣矣。此三句承上文夜半而陰隴爲重陰來明陰隴之後而陽繼之。日中而陽隴日西而陽衰日入陽盡而陰受氣矣。此三句承上文日中而陽隴爲重陽來明陽隴之後而陰繼之。夜半而大會萬民皆臥命曰合陰平旦陰盡而陽受氣。此四句總承上文而言。如是無已與天地同紀。自故曰以下至此皆明晝夜運行之度有如此者。正以人身脈氣之行與天地同紀也。

附考證

營衛之行如環無端。靈樞動輸篇黃帝曰營衛之行也上下相貫如環之無端今有其卒然遇邪氣及逢大寒手足懈惰其脈陰陽之道相輸之會行相失也氣何由還岐伯曰夫四末

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絡也。四街者。氣之徑路也。故絡絕則徑通。四末解。則氣從合。相輸如環。黃帝曰。善。此所謂如環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此之謂也

三十一難曰。三焦者。何稟何生。何始何終。其治常在何許。可曉以不。然。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

此一節。言三焦之所係爲甚重也。言人之藏府。有形者。必有所稟所生。如肝稟氣于木。生于水。心稟氣于火。生於木之類。人之經脈流行者。必有所起所止。如肺起中府。止于少商。大腸始于商陽。止于迎香之類。人之藏府有疾者。必有所治之所。如氣治膻中。血治膈俞之類。今

上中下部之三焦者。其所禀所生之氣。從何而得之。所起所止之處。從何而行之。其有病而治之也。常在何許。果可曉知以否也。然三焦者。由水穀之入於胃。而後能有精微之氣。宗氣之在上焦者。由是而禀受焉。有所禀則有所生矣。營氣出於中焦。是禀此精微之氣而生於中焦也。衛氣出於下焦。是禀此精微之氣而生於下焦也。故水穀入於上焦之所。化於中焦之所。出於下焦之所。誠水穀之道路耳。宗氣營氣始於手太陰。而終於足厥陰。衛氣始於足太陽。而終於足太陽。則氣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又如是也。其所謂治在何許之意。下文乃

詳言之。

上焦者。在心下下鬲。在胃上口。主內而不出。其治在膻中。玉堂下一寸六分。直兩乳間陷者是。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其治在臍傍。下焦者。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主出而不內。以傳道也。其治在臍下一寸。故名曰三焦。其府在氣街。一本作衝。　王三腸云。一本作衝西字。張世賢刊爲巨字。遂云此非越人之言。乃後人所加。此意良是。蓋後人音註。誤書巨字。以訛傳訛故耳。　鬲膈同。內音納古字通用。膻徒亶切。別彼列切。道去聲。

此一節。正言三焦之所在所主。而及所治之所也。言上焦者。果何在乎。在心之下。近膈之間。下鬲猶近鬲也非鬲之下也胃

之上口。即臍上五寸上脘穴。主水穀從是而納焉。而未嘗司夫出也。其有疾而治之也。在膻中。任脈經穴名。靈蘭秘典論岐伯曰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靈樞海論岐伯曰膻中者為氣之海。自縱而取之。在玉堂下一寸六分。亦膻中穴也。玉堂在天突下一寸。自橫而取之。直兩乳間陷者是也。宗氣會於膻中。靈樞五味、刺節真邪。邪客等篇皆云積於胸中。故氣病治此穴耳。中焦者果何在乎。在胃之中脘。不上不下之間也。即臍上四寸。主水穀從是而腐熟焉。其有病而治之也。在臍傍而已。臍傍二寸名曰天樞。足陽明胃經穴。下焦者果何在乎。在臍下一寸。即任脈經穴。當膀胱之上口。主分別清濁。清者分入膀胱而為小便。濁者分入大腸而為大便。主出而不納。以成傳

此乃上中下之三焦故以氣街爲府若手三陽之三焦則既爲心包絡之府而又要必以此爲府然而氣街爲府之府乃統宗會元之氣非旋府之説此之不可不知靈樞衞氣篇謂胸氣腹氣頭氣脛

道之功也其有病而治之也即此臍下一寸之陰交穴耳故由上文而統觀之所以名之爲三焦者此也然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此語見素問五藏別論逆調論太陰陽明論陰陽應象大論王機真藏論及靈樞海論。其足陽明氣街一穴即氣衝又三焦之爲府焉是可見三焦之所稟所生者胃中水穀之氣也所起所止者上脘中脘臍下也其有病而治之則在膻中天樞陰交穴也而三焦之府又在氣街一穴則總領吾身之元氣者三焦也所以爲氣之終始者此也總領吾身之氣者胃氣也所以爲水穀之道路者此也根本之地寧有外于胃爲五藏六府之海哉。

愚按 本節論所在所主似合靈

氣皆有街。則氣街爲衛氣。備之氣街。更爲有理。

樞營衛生會篇之意。然不明言有宗氣營氣衛氣。則諸難誤認爲手少陽之三焦。皆其病根正在於此。今愚即經文正義以釋之耳。其靈樞營衛生會篇論三焦之所出。已詳載第一難之下。按胃之下口。即臍上二寸。名曰下脘。其臍上一寸。名曰水分。又曰分水。言水穀由此而分也。今以下焦在臍下一寸陰交。爲分別清濁者何。其要知下脘陰交。皆係於任脉一經。相去不遠。必賴此下焦以統攝于下。使水分神闕陰交之所。其穴雖殊。其氣則一貫也。豈有斷續于其間耶。此越人深謂臍下爲分別清濁也。學者不可不知。

三十二難曰。五藏俱等。而心肺獨在鬲上者。何也。然。心者血。肺者氣。血爲榮。氣爲衛。相隨上下。謂之榮衛。通行經絡。營周于外。故令心肺在鬲上也。鬲。靈樞上膈篇從月者同。榮。的作營。義見一難三十難。後世因營從木。又有血爲榮之語。遂釋爲榮者華也。大非。

此一篇。言心肺之所以在鬲上也。鬲。膈膜也。有遮隔之

義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周圍着脊所以遮隔濁氣不使上薫心肺故名曰鬲夫五藏均爲人之所重而心肺獨在膈上此越人之所以疑而難也然此篇之義其氣血營衛不可不詳當解爲心者主血肺者主氣血屬於營氣屬乎衛可也苟學者以辭而害志焉則失内難之大旨矣試以越人所謂心者血血爲營者言之謹按營衛生會篇言營氣出于中焦蓋營氣者陰氣也水穀之精氣也由中焦之氣陽中有陰者降而生陰故曰清者爲營又言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爲血以奉

生身。又靈樞邪客篇言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爲血。又靈樞决氣篇。黃帝曰何謂血。歧伯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爲血。夫觀營衛生會篇言精微上注于肺脉。蓋肺爲五藏之華蓋。而其系必本于心。脉氣相爲貫通。邪客篇言津液注之于脉。正言心主血脉也决氣篇言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正以心主南方火。其色赤也。又按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歧伯曰。心生血。則越人所謂心者血之言。良有理矣。但其所謂血爲營者。殊不知營乃陰精之氣也。血特營之所生者耳。而營非血之所能盡。今越人謂血爲營。豈知靈樞本神篇歧伯

曰。肝藏血。血舍魂。脾藏營。營舍意。分明營血自有分別何嘗即可指血爲營耶。張仲景傷寒論云。其脉沉者營氣微也。其脉浮。而汗出如流珠者。衛氣衰也。觀此。則曰營曰衛。皆曰氣。而何嘗謂營爲血耶。若成無已之註。則誤矣。蓋以難經爲主故也。又以越人所謂脉者氣。氣爲衛者言之。又按靈樞五味篇伯高曰。穀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中焦下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杭營衛之道。其大氣又名宗氣摶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又按靈樞邪客篇。岐伯曰。五穀入于胃。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宗氣出于胸中。出于喉嚨。以貫心脉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爲血

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又按靈樞衛氣行篇。岐伯曰。衛氣之行。陽氣出于目。目張則氣上行于頭。下足太陽。手太陽足少陽手少陽。足陽明手陽明。行于晝二十五周。陽盡下行陰分。注腎。注心。注肺注肝。注脾。復注于腎。亦如陽行者之二十五周至次日目張則仍始于太陽也。由此觀之則吾身以宗氣爲主。而衛氣謂之浮氣。乃陽氣之一偏者也。今越人曰肺者氣正以上焦之氣出于肺。而肺主乎氣。其言爲有理矣。又曰。氣爲衛殊不知吾身之氣有陰氣。營有陽氣。衛唯宗氣可以統之耳。而非衛之所

能盡，必其曰氣屬乎衛斯可也。斯則營主乎血之運，陰本在下也，而陰中之陽者升，下之未始不上也；衛行乎身之表，陽本在上也，而陽中之陰者降，上之未始不下也。上下二字當作浮沉看更切 相隨上下，謂之營衛，通行經絡，營營非營氣之營，乃營運之營周于外。自膈下而言，可以言內；自膈上而言，可以言外。故心既以主乎血，則一身之血資於心；肺既以主乎氣，則一身之氣資於肺。今其居膈上，而處至尊也，宜哉。素問刺禁篇岐伯曰：膈肓之上，中有父母者，其心肺之謂歟。楊上善云：心下鬲上為肓。心為陽，父也；肺為陰，母也。肺主于氣，心主于血，其營衛于身，故為父母。四明陳氏曰：此特言其位之高下耳。若以五藏德化論之，則尤有說焉。心肺既皆以血氣生育人身，則此身之父母也，以父母之尊，亦自然居于

上矣。

附考論　心者血，肺者氣，而肝又納血。又風傷血者爲諸病。素問五藏生成篇，歧伯曰：諸血者皆屬于心。諸氣者皆屬於肺。又云：人卧血歸于肝。肝受血而能視，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攝。卧出而風吹之，血凝于膚者爲痺，凝於脉者爲泣，泣音澀凝于足者爲厥。此三者，血行而不得反其空，故爲痹厥也。

附考論　心肺有病，鼻不能利。素問五藏別論，歧伯曰：五氣入鼻，藏於心肺。心肺有病，而鼻爲之不利也。

附考論　五氣入鼻，色明聲彰。素問六節藏象論，歧伯曰：天食人以五氣。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脩明，音聲能彰。王三陽云：此篇説法與諸篇不同者，蓋不如是，則營衛血氣正義不明如前人矣，故另爲一斷。

解之法者如此

三十三難曰。肝青象木。肺白象金。肝得水而沉。木得水而浮。肺得水而浮。金得水而沉。其意何也。然。肝者。非爲純木也。乙角也。庚之柔。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釋其微陽。而吸其微陰之氣。其意樂金。又行陰道多。故令肝得水而沉也。肺者。非爲純金也。辛商也。丙之柔。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釋其微陰。婚而就火。其意樂火。又行陽道多。故令肺得水而浮也。樂音洛下同

此一節。言肝之所以得水而沉。肺之所以得水而浮也。

東方甲乙木。其色青。肝爲乙木。色亦青。象乎木也。西方

庚辛金。其色白。肺爲辛金。色亦白。象乎金也。夫木性屬陽。凡物必浮。肝既象木。宜乎得水而浮也。而今則沉焉。彼木則得水而浮。其意何不同也。金性屬陰。凡物必沉。肺既象金。宜乎得水而沉也。而今則浮焉。彼金則得水而沉。其意何不同也。意之爲言義也。然而木之爲物。固浮也。肝則非純木也。肝爲東方之乙。非甲角。乃乙角也。角者。東方之音也。乙角者。陰角也。彼庚之陽金。來乘陰柔之木。所謂庚與乙合。有夫婦之道焉。故曰陰曰陽。自其大者而論之也。曰夫曰婦。自其小者而論之耳。不可謂之。非陰陽也。甲本陽木。而爲乙之兄。乙雖陰木。而爲

甲之妹均之臨官于寅帝旺于卯者也此乙之所以有微陽也木受氣於申培胎於酉則亦有金之微陰者焉得金之氣也寓能沉之意矣今而爲庚之婦則釋其木性之微陽而吸其金氣之微陰陰陽配合其意殊樂金也且其受氣培胎固在于申酉矣而又養於戌長生于亥沐浴于子冠帶于丑皆陰道也其行陰道也不既多乎此肝之爲木非純陽也則亦非純木也故令得水而沉也豈可以木之得水而浮者例論哉金之爲物固沉也肺則非純金也肺爲西方之辛非庚商乃辛商也商者西方之音也辛商者陰商也彼丙之陽火來乘陰柔

之金所謂丙與辛合有夫婦之道焉故曰陰曰陽自其
大者而論之也曰夫曰婦自其小者而論之耳不可謂
之非陰陽也庚本陽金而爲辛之兄辛雖陰金而爲庚
之妹均之臨官于申帝旺于酉者也此辛之所以有微
陰也金受氣于寅培胎於卯則亦得木之氣焉得木之
氣已寓能浮之意矣今而爲丙之婦則釋其金性之微
陰婚而就火陰陽配合其意殊樂火也且其臨官帝旺
雖在于申酉矣而受氣于寅培胎于卯養于辰長生于
巳沐浴于午冠帶于未皆陽道也其行陽道也不既多
乎此肺之爲金非純陰也則亦非純金也故令得水而

浮也。豈可以金之得水而沉者例論哉。

肺熟而復沉。肝熟而復浮者何也。故知辛當歸庚。乙當歸甲也。

此一節。言肝肺之熟者。有以變其生性。而復其本性也。言肺得水而浮矣。及其熟也。則又得水而沉焉。肝得水而沉矣。及其熟也。則又得水而浮焉。其意何也。然庚之爲金純金也。肺雖非純金。而其本性則金也。今從而熟之。則變其生時樂火之性而復其金之本性。以同歸于庚之純金者。宜也。豈有不得水而沉者乎。甲之爲木純木也。肝雖非純木。而其本性則木也。今從而熟之。則變

其生時樂金之性，而復其木之本性，以同歸於甲之絕木者宜也。豈有不得水而浮者乎。

疏證　楊氏曰：乙帶金氣，丁帶水氣，己帶木氣，辛帶火氣，癸帶土氣，皆此五行王相配偶。故言肝非爲純木也。木生于亥，而王于卯，故言行陰道，多東方甲乙木。畏西方庚辛金，故釋其妹乙嫁庚爲婦，故言庚之柔。柔，陰也。乙帶金氣，以歸，故令肝得水而沉。虞氏曰：乙與庚合，從夫之性，故得水而沉。又楊氏曰：肝生沉而熟浮，此是死則歸本之義。熟猶死也。按此篇大意，內經無之，然此與心肺居上，犬小腸居下，及耳能聞聲，鼻知香臭等義，非越人之得於聰明穎悟，則必有所本也。

三十四難曰：五藏各有聲色臭味，皆可曉知以不？然：十變言肝色青，其臭臊，其味酸，其聲呼，其液泣；心色赤，其臭焦，其味苦，其聲言，其液汗；脾色黃，其臭香，其味甘，其聲歌，其

液涎。肺色白。其臭腥。其味辛。其聲哭。其液涕。腎色黑。其臭腐。其味鹹。其聲呻。其液唾。是五藏聲色臭味也。王三陽云。前後聲色臭味下。皆當有液字。

此一篇。言五藏之各有聲色臭味液也。十變。係古經篇名。觀本文有言字可知。舊說以五藏五府。共爲十變。強解者非。言五藏各有聲色臭味。皆可曉知以否也。然五藏各有所主。肝主色。應甲乙木。心主臭。應丙丁火。脾主味。應戊己土。肺主聲。應庚辛金。腎主液。應壬癸水。此五藏之所主者然也。今據十變之言考之。而可知矣。肝主色。而五藏之色。皆其所變。素問六節藏象論。岐伯曰。草生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視。心主臭。而五藏之臭。皆其所

變。脾主味。而五藏之味。皆其所變。素問六節藏象論。岐伯曰。草生五味。五味之變。不可勝極。又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又曰。五味入口。藏于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藏氣。素問生氣通天論。黃帝曰。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素問藏氣法時論篇。岐伯曰。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耎。毒藥攻邪。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此五者。有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急。或堅。或耎。四時五藏病。隨五味所宜也。肺主聲。而五藏之聲。皆其所變。腎主液。而五藏之液。皆其所變。茲以肝言之。肝屬東方木。從木之色。故色青。素問金匱真言論。岐伯曰。東方青色。入通于肝。得火之變。其臭臊。素問金匱真言論。岐伯曰。其臭臊。木曲直作酸。故其味酸。素問金匱真言論。岐伯曰。其味酸。素問宣明五氣論。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靈樞九鍼論皆曰。酸入肝。素問五藏生成篇曰。肝欲酸。又曰。多食酸。則肉胝䐢而唇揭。木受金之變。故發為

呼。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在聲爲呼。目爲肝之竅。水行液于肝。主泣在目也。素問金匱眞言論。岐伯曰。開竅于目。宣明五藏論曰。肝爲淚。靈樞九鍼論。岐伯曰。五液肝主泣。又以心言之。心屬南方火。從火之色。故色赤。素問金匱眞言論。岐伯曰。南方赤色。入通于心。火盛則焦。苦。故其臭焦。素問金匱眞言論。岐伯曰。其臭焦。火炎上作苦。故其味苦。素問金匱眞言論。岐伯曰。其味苦。素問宣明五氣論曰。苦傷骨。骨病無多食苦。靈樞九鍼論皆云。苦入心。素問五藏生成篇曰。心欲苦。又曰。多食苦。則皮槁而毛拔。金變於火成。夫婦之道。相見必發聲。故爲言。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在聲爲笑。汗爲血之屬。心主血。其液爲汗。素問宣明五氣論。岐伯曰。五藏化液。心爲汗。靈樞九鍼論。岐伯曰。五液心爲汗。又以脾言之。脾屬中央土。從土之色。故色黃。素問金匱眞言論。岐伯曰。中央黃色。入通於脾。臭香者。土之化也。故

其臭香。素問金匱眞言論。岐伯曰。其臭香。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故其味甘。素問金匱眞言論。岐伯曰。其味甘。素問宣明五氣論。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素問五藏生成篇曰。脾欲甘。又曰。多食甘。則骨痛而髮落。靈樞九鍼論皆云甘入脾。金土相生。母子相見。發聲爲歌。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在聲爲歌。液下脾爲涎。口乃脾之竅。故涎從口出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在竅爲口。素問宣明五氣論。岐伯曰。脾爲涎。靈樞九鍼論。岐伯曰。五液脾主涎。又以肺言之。肺屬西方金。從金之色。故色白。素問金匱眞言論。岐伯曰。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其臭腥者。金之化也。故其臭腥。素問金匱眞言論。岐伯曰。其臭腥。從革作辛。故味辛。素問金匱眞言論。岐伯曰其味辛。靈樞九鍼論。素問宣明五氣論。皆云。辛入肺。素問五藏生成篇曰。肺欲辛。又曰。多食辛。則筋急而爪枯。又曰。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五音之發在乎金。金主肅殺。悽愴悲愁。其聲

爲哭。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歧伯曰在聲爲哭。鼻乃肺之竅。液在肺爲涕。故從鼻中出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歧伯曰在竅爲鼻。素問宣明五氣論歧伯曰肺爲涕。靈樞九鍼論歧伯曰肺主涕。涕泣淚之義詳見素問解精微篇。又以腎言之。腎屬北方水。從水之色。故色黑。素問金匱眞言論歧伯曰北方黑色入通于腎。火主臭。在水其臭腐。素問金匱眞言論歧伯曰其臭腐。水之味。潤下作鹹。故其味鹹。素問宣明五氣論靈樞九鍼論皆云鹹入腎。素問五藏生成篇腎欲鹹。又云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金變其聲呻。子之見母。乃發嬌呻之聲。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歧伯曰在聲爲呻。五液皆出於水。水行五液。分灌五藏。故

腎主骨。齒爲骨之餘。則腎之液從齒中而生爲唾也。靈樞決氣篇歧伯曰穀入氣滿淖澤注于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素問宣明五氣論歧伯曰

腎爲唾。靈樞九鍼論。岐伯曰。腎主唾。五癃津液別篇。黃帝問于岐伯曰。水穀入于口。輸于腸胃。其液別爲五。天寒衣薄則爲溺與氣。天熱衣厚則爲汗。悲哀氣并則爲泣。中熱胃緩則爲唾。邪氣內逆。則氣爲之閉塞而不行。不行則爲水脹。

是五藏之聲色臭味也。味字下亦當有液字

此一句。結言五藏之各有聲色臭味液。其數易陳。其義爲易知者。有如是也。

五藏有七神。各何所藏耶。然。藏者。人之神氣所舍藏也。故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與智。腎藏精與志也。五藏然藏二藏字。俱去聲。餘俱平聲。

此一節。言五藏之藏七神也。按靈樞本神篇。黃帝曰。何

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岐伯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靈樞決氣篇岐伯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又云氣脫者目不明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靈樞決氣篇作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又云精脫者耳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今曰七神者魂魄神意智精志也夫肺心脾肝腎止有五藏耳而其所藏者則有七神是果何藏王何神耶然謂之曰藏者乃人之神氣所舍藏也固可以顧

名而思義者矣。故魂之爲神。肝藏之也。魄之爲神。肺藏之也。神之爲神。心藏之也。意與智之爲神。脾藏之也。精與志之爲神。腎藏之也。素問金匱眞言論。岐伯曰。夫精者。身之本也。豈非以五藏而藏七神者乎。

正考證 五藏有五神之說。素問宣明五氣論云。五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是謂五藏所藏。

附考證 各神皆有所傷。靈樞本神篇。岐伯曰。怵惕思慮者。則傷神。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動中者。竭絕而失生。喜樂者。神憚散而不藏。愁憂者。氣閉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懼者。神蕩憚而不收。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䐃脫肉。

毛悴色夭死於冬。脾愁憂而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悗亂四肢不舉毛悴色夭死於春。肝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忘不精不精則不正當人陰縮而攣筋兩脇骨不舉毛悴色夭死於秋。肺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于夏。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毛悴色夭死于季夏。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是故五藏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無氣無氣則死矣。又曰肝藏血血舍魂肝氣虛則恐實則怒。脾藏營營舍意脾氣虛則四支不

用。五藏不安。實則腹脹。經溲不利。心藏脈。脈舍神。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肺藏氣。氣舍魄。肺氣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胷盈仰息。腎藏精。精舍志。腎氣虛則厥。實則脹。五藏不安。必審五藏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謹而調之也。　素問調經論大意同前　岐伯曰。心藏神。肺藏氣。肝藏血。脾藏肉。腎藏志。而此成形。志意通。內連骨髓。而成形五藏。五藏之道。皆出于經隧。以行血氣。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是故守經隧焉。　靈樞本藏篇岐伯曰。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藏不受

邪矣寒溫和則六府化穀風痺不作經脉通利肢節得安矣。又云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

三十五難曰。五藏各有所府皆相近而心肺獨去大腸小腸遠者何謂也。經言心營肺衛通行陽氣故居在上。大腸小腸傳陰氣而下。所以相去而遠也。王三陽云首句行字為句熊宗立府字連讀者非

此一節言心肺之與大腸小腸所以相去之遠也。夫人心肺居上。腎肝居下。脾居中州。固各有其所矣。故脾以胃爲府。是脾與胃相近也。肝以膽爲府。是肝與膽相近也。腎以膀胱爲府。是腎與膀胱相近也。惟心以小腸爲

府。肺以大腸爲府。而心肺則在鬲上。小腸大腸。則在鬲下。其藏府獨相去之遠者。何也。蓋經言水穀入胃。其營氣出於中焦。卽水穀之精氣也。所以主之者心耳。衛氣出於下焦。卽水穀之悍氣也。所以主之者肺耳。心爲陽中之陽。肺爲陽中之陰。皆所以通乎陽氣者也。陽氣者。卽宗氣在於上焦。以陽氣而統陰者也。惟心營肺衛之通乎陽氣。故宜居乎鬲之上耳。彼大腸小腸。傳道陰氣而下。故宜居乎鬲之下也。然則居上居下。正以所司有清陽濁陰之分耳。所以心與小腸相去而遠。肺與大腸相去而遠者。謂不有由然哉。

附考 陰陽有清濁上下之分 素

問陰陽應象大論歧伯曰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又云清陽實四支濁陰歸六府又云陰味出下竅陽氣出上竅又云清陽上天濁陰歸地按陳氏曰心肺能以血氣生育人身則此身之父母也父母之尊理當居上故曰膈膜之上中有父母

又諸府者皆陽也清淨之處今大腸小腸胃與膀胱皆受不淨其意何也然諸府者謂是非也經言小腸者受盛之府也大腸者傳瀉行道之府也膽者清淨之府也胃者水穀之府也膀胱津液之府也一府猶無兩名故知非也小腸者心之府大腸者肺之府胃者脾之府膽者肝之府膀胱者腎之府小腸謂赤腸大腸謂白腸膽者謂青腸胃者

謂黃腸。膀胱者謂黑腸。下焦所治也。道去聲

此一節承上文大腸小腸傳陰氣而下。遂言諸府皆非清淨之處。異于膽之可以稱清淨之府也。夫諸府者。較之于藏。皆屬乎陽也。陽主氣。氣宜清淨。則皆當為清淨之處也。今大腸小腸。胃與膀胱。皆受不淨之物。而不得有清淨之名者。何也。然諸府者各有所司。若槩謂其為淨滑之處則非也。試以經言觀之。而知其各有所司矣。經言小腸者。受盛之府也。大腸者。傳瀉行道之府也。膽者。清淨之府也。胃者。水穀之府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是諸府之各有所司者如此。則一府而猶無兩名之稱。

故知稱爲清淨之府者。唯膽足以當之。其餘不得爲清淨之處。而非可以有清淨之名也。蓋諸府體爲陽而用則陰。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所謂濁陰歸六府者是已。又云濁陰出下竅。又云陰味出下竅。且諸府之各有所司者。正以其爲五藏之府耳。小腸爲心之府。大腸爲肺之府。胃爲脾之府。膽爲肝之府。膀胱爲腎之府。其爲府者。各與藏合。惟膽爲肝之府。則清淨之府。必爲膽者。始得而有之也。而于諸府何與去聲哉。然諸府雖不得與於清淨之名。而皆可以謂之腸焉。小腸謂之赤腸。從心主南方火之色也。大腸謂之白腸。從肺主西方金之色也。膽者謂之青腸。從肝

主東方木之色也。胃者謂之黃腸。從脾主中央土之色也。膀胱者謂之黑腸。從腎主北方水之色也。故膀胱爲下焦之所屬。清濁賴之以分別焉。夫謂之曰腸。則未有不受不淨之物者。唯膽則受精汁三合。雖所以受物。而非甚不淨也。彼諸府則異於是矣。焉得與清淨之名而並稱也哉。

【正考證】本節之辭。出自靈樞本輸篇。但不能盡合耳。

岐伯曰。肺合大腸。大腸者。傳道之府。心合小腸。小腸者。受盛之府。肝合膽。膽者。中精之府。脾合胃。胃者。五穀之府。腎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也。少陽三焦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焦者。中瀆之府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也

是六府之所與合者。

三十六難曰藏各有一耳。腎獨有兩者。何也。然。腎兩者。非皆腎也。其左者爲腎。右者爲命門。命門者。諸神精之所舍。原氣之所係也。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係胞。故知腎有二也。

此一篇。言腎之所以爲兩也。夫人有五藏。曰心。曰肺。曰脾。曰肝。皆各有一物耳。唯腎之一藏。獨有兩枚者。何也。然。腎之爲兩者。非皆曰腎也。其左者爲腎而屬水。其右者爲命門而屬火。有手厥陰心包絡之相火以助君火而行命令其手少陽爲之府亦爲相火此命門者。諸藏神精之所舍。原氣之所係也。原氣者。

與腎間動氣也。十二經之根本也，男子得此命門而精有所藏，素問上古天眞論岐伯曰。腎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女子得此命門。而胞有所繫。胞者受胎之所。素問奇病論岐伯曰胞絡者繫於腎。素問評熱論篇岐伯曰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愚謂此胞絡者乃子戶中胞宮之絡脈。非謂心包絡之包絡也則此命門者，殆與左腎爲相對矣。故知腎之所以有二也按素問各篇止言腎經未嘗有左爲腎右爲命門之說。唯督脈一經十四椎下。有命門穴，左右各開一寸半有腎俞穴，則知腎分明有兩。附於腎俞穴之內，而命門穴居其中，可見兩腎皆可稱爲命門也。又素問上古天眞論岐伯曰。腎者主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又見左腎與右腎同皆能藏精者也。大抵此方之物皆有兩，而腎所以有兩其蓋先有所程可久。曰北方當配二物。故惟坎加習於物爲奠爲此於方爲朔爲方。於玄爲罔爲冥。此意良有見也。

難經正義卷之四終